

澳大利亚揭示了美利坚帝国的什么？ | 杰夫·里奇博士

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了一艘永远不会交付的潜艇。作为回报，美国获得了一个可以永久使用的深水潜艇港。华盛顿，这一手玩得漂亮！还是说，未必如此？杰夫·里奇与帕斯卡尔一起探讨澳大利亚的政治动荡，以及它在美国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他们讨论了一国党的崛起、移民、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人们对国家自主权日益加深的疑虑。里奇认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扩大了外国军队的准入权限，却限制了澳大利亚的选择，并提出应将美国盟友理解为帝国等级体系中享有特权的自治领。对话还探讨了媒体影响力、精英关系网络、与亚洲的关系、对俄罗斯的敌意，以及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国家认同不断变化的含义。杰夫的链接：Substack 上的“燃烧的档案”：<https://jeffrich.substack.com> YouTube 上的“燃烧的档案”：<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ml2CEnbKq0yswTpqdQfyg> 中立研究链接：中立研究 Substack：<https://pascallottaz.substack.com> 支持中立研究：

<https://neutralitystudies.com/donate> 中立研究商店：<https://neutralitystudies.com/shop> 时间戳 00:00 澳大利亚的政治危机 04:21 移民与定居殖民主义 08:07 选举制度与一国党的崛起 15:44 新自由主义与市场改革的局限 20:07 AUKUS 与澳大利亚的自主权 28:28 美国的自治领、精英与媒体权力 35:49 澳大利亚与亚洲及俄罗斯的关系 40:00 国家认同与“燃烧的档案”

#Pascal

欢迎大家回到 Neutrality Studies。今天，我的朋友兼同事、来自 Burning Archive 的杰夫·里奇将再次做客，为我们带来最新情况。杰夫，欢迎回来。

#Jeff Rich

帕斯卡，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虽然这次没能当面见。

#Pascal

我们之前在伊斯坦布尔见过面，那次真的非常愉快。现在，我们想聊一聊你最近的一些观察。特别是，你在 Substack 上写了一篇文章。也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的 Substack 叫 The Burning Archive，和你的 YouTube 频道同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你最新的那篇文章叫“Australia, a Little Nation Lost in the Time of Monsters”，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因为我刚刚举办了一场会议，名字也很相似，叫“Geopolitics in the Time of Monsters”。杰夫，其实我们在会上并没有怎么讨论澳大利亚，虽然沃里克·鲍威尔也参加了。但澳大利亚本身并不是会议关注的重点。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澳大利亚如今是怎么看待自身定位的？还有，你为什么用了一个迷失在森林里的小男孩这样的形象？嗯。

#Jeff Rich

嗯，澳大利亚眼下确实正在经历一场相当严重的危机。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德国选择党，也知道它的支持率突然飙升之类的情况。但人们可能不了解澳大利亚正在发生什么，因为这方面的报道并不多，不管是在主流国际新闻里，还是在另类媒体上，我想都是这样。澳大利亚一个叫“一国党”的、算是新右翼的政党，支持率也出现了类似的飙升。这个党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反移民政党，而且已经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但在过去一年左右，也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二〇二五年五月上一次联邦选举以来，它的投票意向支持率已经从百分之六点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所以，短短一年多，已经涨到了原来的四倍多。这引发了相当严重的危机，因为一国党正在谈论，要把澳大利亚这个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变成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他们用了很多和美国右翼类似的话术，谈什么西方文明之类的，甚至还提到“遣返移民”这样的主张，但肯定是要减少海外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人数。所以我想，这和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主流共识是相当背道而驰的。而且，这也彻底打乱了政治格局，因为现在有，我想想看——一国党、自由党、国家党、工党，还有绿党。

所以，这个政治体制里实际上有五个政党在发挥作用，但它仍然自认为是由两大政党主导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两党制。而整个政治体制都在艰难地适应一个非同寻常的变化：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政党，如今异军突起，在选民支持率民调中几乎跃居榜首。政治上的这个问题，也反映在其他议题上，尤其是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澳大利亚把自己牢牢绑在了美国身上，也确实从中获益不少。但如果美国要以极其强硬、咄咄逼人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继续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就不再真正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了。

所以，无论是社会、文化、政治，还是澳大利亚对自身国际角色的认识，它对于自己应该做什么，所有根本性的判断都已经丧失了。所以，这确实是一场相当严重的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谈到“A Little Nation Lost”。那篇文章的配图，是海德堡画派一位画家的名作。海德堡画派是澳大利亚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早期印象派画派。他们作画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墨尔本郊区的海德堡。画里，一个小孩迷失在澳大利亚城市周边的丛林里。我想，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在澳大利亚城市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你知道，很典型的创伤经历。但它也象征着一个天真而年轻的国家，在群魔横行的时代迷失了方向。

#Pascal

这幅画和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很有意思，因为画里呈现的，当然，是一个十九世纪在树林里迷路的白人男孩，对吧？画里并没有原住民。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有多重要呢？你知道，今天的澳大利亚——我指的当然是政治意义上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而移民的过程并不总是和平的。恰恰相反，这个过程曾经非常暴力。我想，澳大利亚为直面自身的历史做了很多努力，对吧？比如，它曾经如何对待原住民，等等。那么，这个层面对于今天这片大陆的政治发展，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Jeff Rich

所以，你指的是原住民问题，还有，就是定居殖民主义这类问题？

#Pascal

对，定居殖民主义。而且，你刚才说这是一个反移民政党，但组成这个党的人，要么自己就是移民，要么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是移民。这会怎样塑造一个国家呢？我是说，美国的历史又有些不同，奴隶制也把那么多人带到了那里。但澳大利亚也接纳了大量移民，包括来自亚洲的移民。如果我没记错之前和休·怀特的讨论，那么现在，亚裔在澳大利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而白人的比例正在下降。这似乎也引发了很多焦虑，虽然人们甚至没有明确说出来，但这种焦虑似乎一直在暗暗积聚。

#Jeff Rich

对，完全是这样。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移民背景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父母中至少有一位出生在海外，来自移民家庭。而且，我记得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些统计数字我有点记不清了，但大致是三分之一——本身就是移民。目前，在海外出生的人口中，来自印度的人最多。如果再把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家算进去，南亚移民的人数就

远远超过其他群体。我想，接下来人数最多的可能是来自英国或中国的移民。不过，印度、中国和南亚各国的移民人数正在逐渐超过英国。英国作为一个传统移民来源国，地位正日益下降。

#Pascal

嗨，简单说两句。支持这个频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免费订阅我的 Substack。你也可以在那里付费订阅，支持我们，或者到 neutralitystudies.com 购买我们新推出的周边商品。链接就在下方。我们那儿见。

#Jeff Rich

所以，你知道，跟那幅画创作的时候相比，情况已经不同了。当时还有大批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末，其中都有相当多的中国移民。而现在，移民主要来自亚洲，而不是欧洲，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国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当时大肆宣扬澳大利亚正被亚洲移民“淹没”。你知道，我用这个词是加了引号的，这不是我的看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并没有真正印证那种说法。

但近几年，社会上围绕南亚移民、印度移民的争议越来越大，而这些移民过程中，很多都对南亚移民带有一定的剥削性质。不过，我想，在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使用上，也有很多矛盾。所以我觉得，这跟欧洲的情况有些类似：社会上一部分人心怀不满，觉得，你知道，生活成本都已经这么高了，诸如此类，可我们却还在引进大量移民。所以实际上，政治上的各方都面临着很大压力，要减少移民接收人数，来回应这些不满。对。

#Pascal

不过，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政治制度吗？因为，你知道，如果议会里是两党制，通常都是因为采用了相对多数制，也就是得票最多的人当选。这种选举制度自然就会形成两党制，几乎没有办法避免。而如果采用比例代表制，每个选区都有多个席位供各党争夺，那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由四五个政党组成的议会。一般有两个党的得票率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他几个党则在百分之十左右。这就是选举制度本身带来的结果，甚至跟选民的偏好都没什么关系。所以，你们的议会到底采用什么选举制度？

#Jeff Rich

澳大利亚实行两院制，下议院采用的是以候选人为单位的排序投票制。也就是说，你先选一位候选人，然后按自己的偏好，给名单上的其他候选人依次排序。最后可以说，会形成一个两大党优先得票的计票结果。所以，这不像简单多数制，你的选票不会白白浪费。如果你投给了支持率排第三的候选人，你仍然可以通过偏好排序，表明你希望谁最终胜出。这种制度往往有利于维持两党制，但也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比如在二〇二五年的选举中，工党拿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选票，却获得了议会中大约，你知道，百分之六十的席位。

所以，我想，这种制度多少有点倾向于让执政党在下议院拥有稳固的多数席位。但上议院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各州不论人口多少，都有同等的代表席位。这就意味着，你知道，我想，人口较少的州和澳大利亚非大城市地区，在参议院的代表权重，要高于它们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制度。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控制议会下议院的政党，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同时控制议会上议院了。

还有一个变化是，在过去，我也说不准，五十年，甚至五十多年里，两大政党的得票占比一直在下降。这两大政党，一个是偏左的工党，另一个是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盟，也就是自由党与过去的乡村党组成的联盟。这两大政党的合计得票率，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降到了如

今按某些统计口径算，实际上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我想，这也是一国党崛起的重要意义之一。对。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体制有点像两党制，但民众真正的投票偏好，可以说是倾向于联合执政，因为现在没有哪个政党的得票率真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Pascal

这，你知道，其实很正常，因为大家的政治偏好往往就是这样分布的。很少会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真正投票支持同一个政党，因为它不可能代表所有人。而在大多数制度下，你看到的往往只是相对多数。但这样一来，问题当然就来了：这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一国党？因为在德国和法国，投票支持这类右翼政党的人——我不把这些政党称为极右翼，因为它们基本上就像是一种保守主义运动——一方面，确实对移民持非常批判的态度，有的甚至抱有种族主义态度。

但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些人只是对经济状况和外交政策非常失望，对吧？欧洲有很多人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对俄关系。当然，这些人并不占多数，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投票支持这些保守派政党的人当中，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人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些人要么支持这些右翼保守派政党，要么转向左翼：比如在法国支持梅朗雄先生，在德国支持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那么，一国党的选民又是什么情况呢？

#Jeff Rich

嗯，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一国党内部本来就有反移民情绪的基础。有些人说，一国党得票率大幅上升，也有一部分是受二零二五年年底邦迪海滩恐怖袭击的影响。那次袭击发生在光明节期间，有十几个人遭到枪击，具体多少人我记不清了。围绕反犹太主义，也有过很多争论。一国党的党魁长期以来一直刻意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她曾经穿着罩袍出现在议会里，还搞过各种类似的噱头。

所以，她确实抓住了社会上的一部分这种情绪。不过，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和大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我的意思是，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从十九世纪起就是如此。我想，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住在首都和各州首府，人口的集中程度远高于美国，我想也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一国党的选票更多来自大城市以外的地区。那些地方的移民比墨尔本、悉尼这样的大城市要少。而且，这种情绪已经深深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所以，可以说，那些地方更像是过去的澳大利亚。

另一个因素是，议会里有些主要保守党派的议员转投了一国党。比如前副总理，实际上也是国家党前党魁，一个叫巴纳比·乔伊斯的人。你知道，他在澳大利亚经常被人拿来开玩笑。我记得，他是在上次选举后转投一国党的。他的倒戈也带动了一些议员和选民转向一国党。尤其是上次联邦选举，自由党算是输了，之后党内就一直动荡不安，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断。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保守派选民已经从一个政党转向了另一个政党。而且，如果你看看一国党的具体政策，就会发现，它在外交政策上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不像有些人可能会对德国选择党或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抱有那样的期待。我的意思是，他们效仿的是特朗普式的政治。他们利用移民问题来，你知道，拉拢支持、煽动怨气，诸如此类。但他们的很多政策，你知道，都是反环保、反“觉醒”、反对监管企业的。所以，他们迎合的就是选民当中那种“别来管我”的心态。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得到了澳大利亚一位寡头的大力支持，就是那位矿业巨头、女商人吉娜·莱因哈特。此外，还有默多克旗下的媒体，也给了单一民族党大量免费的出镜机会。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个党确实传达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情绪。所以，它有点像德国选择党，摆在台面上的是反移民立场，但背后的实际政策却非常亲商、反对监管，尤其反对环境监管。而这些政策，实际上可能并不符合许多被他们吸引、投票支持他们的人的利益。

#Pascal

是啊，这不就是披着保守主义外衣的新自由主义吗？因为欧洲有很多也是这样，你知道吧？

#Jeff Rich

说真的，这就像一出新自由主义版的潘趣和朱迪木偶戏，或者说，一出滑稽剧，你懂吧？

#Pascal

你知道，在我上周组织的那场会议上，拉迪卡·德赛也是发言人之一。她当然是一位非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个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她的分析很简单：只要自由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处境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善，就是这样。根本不可能。所以，无论是德国选择党、一国党，还是法国的国民联盟，奉行的都不过是同一套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另一个版本。到头来，这些理念只会确保现有的阶级制度维持原样，确保那些不得不为资本拥有者打工的人，继续被困在原来的位置上。你怎么看这个观点？你觉得它对澳大利亚的情况也适用吗？

#Jeff Rich

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当然尊重马克思主义传统。事实上，我的博士研究方向，应该说，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史。所以，我对阶级分析以及这类东西都很熟悉。而且，你知道，我认为，除了自由主义之外，还有其他推动变革的选择。但我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尤其是在一九九一年之后，都很早就深入采用了一种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政策思路。而且，你知道，我不只是在从学术角度谈这个问题。我亲身经历了三十年。这不仅涉及经济的制高点，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一种框架，我记得尼尔·贝尼拉把它称为“导向框架”。

所以，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怎样设计一个市场，来实现某个政策目标？这种思路影响了政界和官僚体系的思考方式，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想法。医疗政策是按这个思路制定的，残障人士相关政策也是，住房政策同样如此。而眼下的问题，一部分就在于，这些社会市场试验中，有些结果并不如人意。“社会市场”这个词，在某些语境里可能有略微不同的含义，但我在这里用这个词，只是指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设计市场。所以，目前澳大利亚的住房问题相当突出，欧洲一些地方也是如此：住房成本，以及如何平衡租客和业主、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利益。

同样，在残障服务和养老领域，也曾大力尝试推行市场化改革。利用市场的力量，为弱势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选择和服务——这就是背后的思路和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一连串问题。所以，至少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基本假设，也开始出现裂痕了，人们需要想出一些不同的办法。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大主要政党，也就是工党和自由党，虽然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在这方面，双方一直有着广泛的共识。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过去三十年里，澳大利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方面，确实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成功的模式。所以，澳大利亚确实有一些人相信某种“澳大利亚例外论”。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证据。毕竟，澳大利亚曾经连续三十年保持经济增长。它有设计完善的退休金制度、设计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其他各种不错的政策改革。但是，我觉得，人们开始厌倦了这种，怎么说呢，什么都要变成市场的做法。我认为，这既体现在人们实际承担的成本上，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切身感受中。

#Pascal

顺便说一句，就我的经验而言，我住过或者去过的每个地方，好像都觉得自己最特别、最与众不同。比如，瑞士人有个词，叫“Sonderfall”，意思是“特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不一样了。也许这只是西方的一种心态。我不确定全球南方国家是不是也这样，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家似乎都觉得自己跟其他所有人截然不同，根本没法比。不过，说到底，我们做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研究，当然就是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

一切都是可以比较的。不过，接下来请跟我谈谈外交政策的走向，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重要的议题，所有的机遇和危险都集中在这里。那么，在当前这样的政党格局下，澳大利亚如何看待自己与美国、与中国，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我是说，我问过休·怀特，澳大利亚还要多久才能意识到，自己就是东南亚的最南端。我觉得，澳大利亚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思维框架。不过，还是请你谈谈你的看法。嗯。

#Jeff Rich

是的，嗯，对这件事确实有很多疑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这个AUKUS协议上。很多观众可能都听说过，就是那个核潜艇协议，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特殊安排。不过，在谈这个之前，我也想先简单提一下，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原住民问题，我觉得，影响单一民族党的另一个因素是，几年前，澳大利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原住民之声”公投。公投的内容是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并设立一个由原住民组成的特定形式的咨询委员会。这场公投起初获得了很高的支持，但最后还是没能通过。

我觉得还残留着一些情绪，怎么说呢，有些人抱有一种族主义情绪，有些人则不满于被强加一套解决方案。有点像疫情期间那种，你知道，“我们讨厌精英”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助长了“单一民族党”的势头。所以，保琳·汉森最近被曝出，你知道，我记得她把一七八八年以前的原住民文明，说成是地球上最原始的社会，或者类似的话。你知道，这实在是极其无知，也极具冒犯性。所以，确实存在这样一股思潮。我不想对此不置一词。不过，还是回到外交政策上来。

AUKUS协议一直得到跨党派的广泛支持，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担心，澳大利亚似乎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权——还不只是战略自主权，而是实实在在的自主权。是的。表达这种担忧的，不只是YouTube上的一些批评者，还有前总理、前外长，甚至还有一位前外交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名叫彼得·瓦尔吉斯。他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篇题为“A Bonfire of Certainties”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三大基本确定性——多边主义、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以及参与亚洲地区事务——都因世界格局的广泛变化而受到了质疑。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质疑相当深刻。

我的意思是，他可不是我这种，你知道，比较离经叛道的人。澳大利亚第一份外交政策白皮书就是他执笔的。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门负责人，至今仍是外交政策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而且为人非常谨慎。他说，澳大利亚过去发展得非常、非常好，美国的主导地位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很大好处。但从根本上说，美国的主导地位未必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尤其是当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地位，采取的是他所说的阻挠或遏制中国，而不是约束中国的做法时。所以，这番话说得相当谨慎，但能说出这样的话，意义非常重大。

你知道，这番话出自一位很有分量的人物，也反映出人们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一些根本原则，正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不过，我想，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政治动向。在几个主要政党内部，大家都被牢牢地绑在与美国的各项安排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内尔·贝尼拉在谈到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时，也提出过这一点——不管最高政治层面作出什么决策，或者发表什么言论，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军事行动层面的一体化程度，已经意味着，我们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失去了自主权。

我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拥有，或者实际上控制并能够使用的军事设施或基地，超过一百处。对，有研究专门调查过这个问题。美国国防和安全人员进驻澳大利亚政府机构，也引发过一些争议。另外，在澳大利亚北部还有几个大型基地，大批美军在那里轮换驻扎。事实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

是AUKUS核潜艇协议，最关键的部分或许并不是潜艇本身。那些潜艇，澳大利亚还要等几十年才能拿到，甚至可能永远也拿不到。真正关键的，可能是允许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驻扎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权利。所以，实际上，澳大利亚已经在印度洋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核潜艇基地。

#Pascal

我刚才没听清。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按照这项协议，澳大利亚将向美国购买核潜艇，可能要二十年后才能交付。但美国核潜艇停靠珀斯的权利却立即生效，所以基本上，珀斯现在就成了一个前哨基地。

#Jeff Rich

这对美国来说真是一笔好买卖，不是吗？对美国来说，这笔买卖非常划算。你看，总有一天，会有人去翻阅所有文件，弄清楚这个决定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不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跟洛伊研究所的萨姆·罗格文讨论这件事。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我想，他的观点也相当主流，以前还在安全和情报领域工作过。这笔交易简直糟糕透顶，而且，你知道，批评它的人很多，从萨姆·罗格文，到休·怀特、保罗·基廷，再到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都在其中。

所以，这件事基本上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目前有一项针对这件事的调查，不过，对，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笔糟糕透顶的交易。我是说，当初做出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出于无奈，因为，你知道，澳大利亚在潜艇采购方面有一段漫长又令人痛心的决策失误史，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而且，你知道，当时看起来，他们也许有机会获得一种威力大得多、也更有面子的武器，我想是这样。不过，在谈判过程中，我是说，你知道，用比较夸张的话来说，我们等于帮助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一块军事殖民地。对。

#Pascal

这在我听来可不太妙。我的意思是，帮我理一理：澳大利亚实际上并没有跟美国签订核共享协议，对吧？美国无权在澳大利亚领土上部署核导弹之类的武器，但现在却可以让这些核潜艇停靠，也就是核动力潜艇。不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些潜艇也能搭载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对吧？它们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部分，对吧？而且实际上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Jeff Rich

对。我的意思是，有些安排多少有点神秘秘的。而且，你知道，有些人认为，可能还会有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轮流进驻澳大利亚北部。澳大利亚有个挺有意思的做法，就是把美军基地叫作“联合设施”。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公关噱头，大概从，我也说不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实际上，那些就是美军基地。你知道，其中可能名声更不好的一个就是松树谷，位于澳大利亚中部，是个大型的卫星通信设施。很多人认为，它也参与了打击目标的定位工作，包括在伊朗战争之类的军事行动中。

#Pascal

对，所谓联合设施，你要想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只要走到入口，试着进去就知道了。到时候你看看，查你证件的到底是澳大利亚人，还是美国人？我估计，站在那儿查你证件的，多半是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或者什么别的人。要是他看你不顺眼，就会把你打发走。

#Jeff Rich

对，对。对，完全同意。

#Pascal

不过，我想说，这种与美国融为一体的情况，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见过了，对吧？美国试图经营它的帝国、它的基础架构，以及它的——有些人称之为附庸，有些人称之为盟友。你爱怎么称呼都行。但美国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掌控它们的。你刚才也解释了，这种在各个层面上的嵌入，基本上就是一种渗透行动，对吧？另一方面，还有智库。第三，当然还有精英阶层融入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等等。这些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呢？因为，中国和亚洲自然是澳大利亚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印度尼西亚越强大——印尼现在已经很有实力，而且还在快速发展——这些周边地区对澳大利亚就会越重要，毕竟美国和英国都远在天边，对吧？你觉得这种态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Jeff Rich

嗯，我是说，我先谈谈“附庸”这个说法，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帝国体系内部，权力是分层的。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思维中，往往认为你不是主人就是仆人，不是老大就什么也不是。但我觉得，这其实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符合当下的情况，更没有体现出这种体系中权力和地位带来的相互好处，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在美国体系内扮演的角色，跟它当年在大英帝国中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太大区别。当时，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被称为“自治领”。所以，我是说，最初，澳大利亚在一九〇一年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外交政策。

那时，这方面仍然由英国掌控，因为大英帝国还存在。我记得，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澳大利亚才算是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掌控权。但加拿大、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自治领，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你知道，约翰·达尔文等人对此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澳大利亚如今在美利坚帝国内部，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事实上，你也可以说，欧洲在做同样的事。它在这种分层的结构中享有特殊地位。它不只是在听命行事，而是在一个相当开放的权力结构中，追求自己的目标。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知道，我觉得，边缘如何影响核心，或者说，较弱的一方如何影响较强的一方，鲁珀特·默多克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是一位报业大亨的儿子。在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墨尔本有一半的慈善事业背后都有默多克家族的支持。所以，你知道，大家都清楚默多克家族的影响力。鲁珀特·默多克起初把自己的报纸 The Australian 做大了，这份报纸至今还在。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那段时间，他去了美国，建立起他如今拥有的庞大跨国媒体帝国。你知道，福克斯新闻、天空新闻、The Sun，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The Times 也是他的。

我觉得《The New York Times》是他的，但我不太确定。他在世界上一直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有不少澳大利亚人都是这样，在政治生涯结束后，就去了美国。不过，可以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鲁珀特·默多克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大，当然，这种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我是说，你看，福克斯新闻、有线电视新闻，还有他推动的那些宣传攻势。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最近说，如果没有鲁珀特·默多克的影响，英国就不会脱欧，特朗普就不会上台，十年或十五年前达成的那些气候变化协议，也就不会被一步步拆解。

#Pascal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看到帝国内部的这种反馈循环，对吧？这些精英阶层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我的意思是，正如你说的，内尔·博尼利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这也说明，他们确实是一个阶级，对吧？不过，说到这一点，其实，多亏了伊朗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说法，他们算是逐渐把这个说法确立起来了，那就是“爱泼斯坦阶级”。我还挺喜欢这个说法的，挺不错。不过，我还真没听说爱泼斯坦文件里有澳大利亚人。你听说过吗？有吗？我是说，里面有很多欧洲人，甚至还有王室成员等等。你能看出，这个阶级是怎么形成的。这些文件里，有没有出现过澳大利亚人的名字？

#Jeff Rich

你看，我也说不好。我真的说不好。我的意思是，我不太喜欢“爱泼斯坦阶层”这个说法。帕斯卡尔，我也不想反驳你，但有一部分原因是，大概十年还是十五年前吧，我参与过澳大利亚那个大规模的儿童性虐待问题皇家委员会调查。那次调查看了整个天主教会的丑闻，也调查了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性虐待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抓住了那些精英群体中显而易见的一种现象，但实际上，很遗憾，这种现象在整个社会中也太普遍了，而且也波及了其他机构。它往往把焦点放在一个变态、腐败，可以说是道德败坏的阶层上，而不是真正去审视背后的制度运作和文化。不过，你知道——

#Pascal

有道理。我觉得，这些丑闻被揭露出来的价值在于，它们表明，存在有组织、系统性的敲诈勒索。虐待儿童是他们采用的手段，但实质上，这是发生在最高层的系统性敲诈勒索。这类人参与其中，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网。而这也是他们设法办成事情的方式之一。当然，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北美的政界人士、思想界人士等等，但也有欧洲人，还有几个中东人，不过人数并不多。

然后，当然还有以色列这条线，它可以说是整件事的核心节点。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西方的霸权体系整体上是如何运作的。我的意思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想知道的是，因为我连一个日本人的名字都没看到，这在我看来恰恰说明，日本精英的运作方式有点不一样。他们并没有嵌入同一个体系，虽然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被纳入美国更广泛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对吧？但在各个层面上，融入的程度并不相同。我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迹象。对。

#Jeff Rich

我觉得，跟日本相比，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立性并不那么强。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美国各大报纸的稿件都会通过供稿网络传到我们这里，默多克旗下的媒体也把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很多运作模式搬到了这里。你看看好莱坞，再看看澳大利亚的许多前政界人士。陆克文在美国担任亚洲协会会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跟那边的银行业利益集团有联系。朱莉娅·吉拉德，我记得，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了一个职务，而且跟克林顿派的那些民主党人都有联系。所以，澳大利亚已经没剩下多少独立的本国文化了。不过，你刚才也问到了澳大利亚早些时候是如何与亚洲打交道的。

#Pascal

对。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家开始更重视周边国家了？就是说，有人开始主张，跟东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很重要，或者也包括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目前那边的讨论是怎样的？

#Jeff Rich

你看，如今，与亚洲各国发展广泛的关系，已经充分融入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我的感觉是，你知道，在九十年代，或许还有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我们可能过于关注中国了。但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我们的对外关系肯定已经拓宽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尝试与东盟开展有效互动。甚至有人提出，要与印度尼西亚建立防务伙伴关系，也一直有人努力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过去十二年左右，澳大利亚在发展对印度关系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外交和经济领域都是如此。而且，这么做明确有一部分目的，就是平衡与中国相关的风险。所以，你知道，澳大利亚的战略判断就是，我们不想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子里。

所以，那边的看法还是挺多元的。但我觉得，在思想层面上，他们还是过于支持美国在多极化亚洲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他们还没有真正完全适应我们正在看到的更广泛的变化，比如印度不仅与中国，也与俄罗斯保持着多么密切的往来。澳大利亚对俄罗斯的态度极其敌视。是吗？真的？是

的，是的，极其敌视。我也说不准，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恐俄的国家之一。也许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一些行业里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你知道，我们又离得很远。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反共左派留下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逐渐融入了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党各自的亲美立场。

#Pascal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波罗的海国家会告诉你，它们反俄，是因为自己太小，而且离俄罗斯太近。而澳大利亚人可能会告诉你，是啊，因为他们国家太大，离俄罗斯又太远。我是说，恐俄情绪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还是挺耐人寻味的。这肯定是一种文化现象。对。

#Jeff Rich

对，对。而且澳大利亚接收了很多来自前苏联国家的移民。澳大利亚犹太社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前苏联国家、匈牙利等地。这些社群的规模不小，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我的意思是，我记得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就是一位乌克兰移民，或者是乌克兰移民的儿子。我们维多利亚州的前反对党领袖也是乌克兰裔。而且，你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由党就与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社群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并且长期坚持不承认那些国家的立场，等等。所以，澳大利亚反俄罗斯、反苏联的立场，已经持续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Pascal

有意思。

#Jeff Rich

我是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就取缔共产党举行过一次全民公投，结果我们输了，不过票数差距比较小。

#Pascal

好的。

#Jeff Rich

所以，是的。

#Pascal

而且，事实上，工党……

#Jeff Rich

左翼政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分裂，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我认为，这至今仍对工党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它变得非常亲美。是的，这是自然而然的。

#Pascal

就是从英国转向美国，不光是在安全上，也包括文化上的吸收等等。但即便如此，哪怕到了今天，二〇二六年，澳大利亚人的心态还是：“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只不过离得很远，待在偏远的地方。”

#Jeff Rich

嗯，你知道，这挺有意思的，不是吗？我是说，我觉得，我们感受各国文化的方式，跟五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联网传播的特点、文化的多样性，还有这么多文化元素相互交融，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的还存在一种独立而鲜明、不受其他各种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我只是觉得，如今有些关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争论，其实多少还是二十世纪的那一套。我觉得，世界已经有些不一样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大概也更加多元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想要，你知道，回归他们那种最核心的文明认同和民族认同。

#Pascal

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但我很高兴有人能提出自己的分析。当然，你就是其中之一。我还是要推荐大家去订阅你的 Substack 专栏，The Burning Archive。这只是你在 Substack.com 上发表的其中一篇文章。对，没错。不好意思，我还没登录。当然，我已经订阅了你的专栏，只是这个浏览器里还没登录。是啊，你更新很频繁，发表了相当多的内容，有很多好文章。所以，我建议听到这里的各位都去 The Burning Archive 订阅。The Burning Archive 在 YouTube 上也有频道。杰夫，大家还可以去哪些地方找到你？

#Jeff Rich

不是，主要是在 Substack 和 The Burning Archive 上。大家可能会看到，左下角有一篇关于杰里米·阿德尔曼的文章，标题是“The Capitalist Er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Global Mind”。杰里米·阿德尔曼是世界顶尖的全球史学家之一，我最近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采访了他，聊了聊他的新书。这本书主要是从相互依存，以及我们如何与陌生人相处的角度，重新讲述全球化的故事。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那期访谈。

#Pascal

大家都去 The Burning Archive 看看，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再订阅杰夫·里奇的频道。

#Jeff Rich

杰夫，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

#Jeff Rich

谢谢你，帕斯卡尔。